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七冊

禮部

卷一

卷二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禮部類

卷之一

詹事府何宗彥題爲懇乞

聖明乘此春和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題爲行期漸迫定吉宜頒等事疏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直隸滁州全椒縣知縣樊玉衡題爲感時捐軀直陳天下根本大計等事疏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禮部題爲朝鮮儲議斷不可從等事疏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爲柔遠自有定體封例不必遠求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等題爲旌卹

大典濫請成風等事疏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江西道御史周家棟題爲振刷時弊以儆臣惰等事疏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禮部題爲左道原熾乘機更張等事疏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禮部題爲申禁左道以正人心等事疏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卷之二

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孫慎行等題爲直陳

儲講爲

宗社第一議等事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七日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題爲

典制當明周防宜愼等事疏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通政司通政使吳達可等題爲納言關係

國體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六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爲文體上關

國運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南京都察院御史蔡應科題爲乞正疏議之體等事疏 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禮部左侍郎翁正春題爲督學職在維風等事疏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爲士習日靡整飭宜新等事疏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題爲秦藩違例求封等事疏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禮科左給事周曰庠題狂童變出非常法紀凌夷太甚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三月初十日

吏科給事中丁懋遜題爲感時觸事披瀝陳言等事疏 萬曆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尙寶司少卿楊述中題爲用

寶空日空月等事疏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

卷之三

禮部題爲仰遵

明旨看議類

奏等事疏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題爲屬夷賞賜太濫等事疏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姜性題爲看詳章奏敬補武臣治喪之議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江西道御史傅振商題爲清正名臣公評久重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爲清貞二賢志行媲美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爲

特聘真儒輿論允孚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應天巡撫徐民式題爲故官久著清貞輿情共切景仰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光祿寺寺丞吳炯題爲據實辯誣以扶理學事疏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十日

工部左侍郎等官王汝訓等題爲死事大臣心迹未白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御史董定策題爲懇乞

聖明分祀理學名賢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山西提學副使呂純如題爲公舉從祀遺賢等事疏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江西巡按葉允盛題爲補諡名臣奉行覆覈等事疏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卷之四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等題爲敬循職掌等事疏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河南巡按曾用升題爲

宗室橫肆防禁宜先等事疏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禮部題爲

宗藩冒濫可虞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刑科給事中杜士全題爲

藩封公論已明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

刑部河南司主事李春熙來斯行等題爲

宗藩例奉欽依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五月初七日

大同巡撫汪可受題爲

藩封是非日講日多等事疏 萬曆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禮部題爲酌定

宗藩可久事宜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第一卷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詹事府詹事何宗彥一本爲懇乞

聖明乘此春和早

俞儲講以端治本事臣等竊惟

皇太子者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託重而寄命者也講學則明於治理而天下安不講學則闇於亂機而天下危其關繫何宏鉅也

皇太子輟講有年在廷臣直詞苦口言之不啻詳矣去秋奉天氣暴寒之

旨臣等仰體

聖慈不敢復瀆今春已深矣風和而日舒矣靜聽逾旬未聞補講員之缺定開講之期虛擲韶光日復一日臣等不勝過懼謹合詞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致治之理莫懿於經書而成敗得失治亂興衰之故莫備於史冊往時

皇太子出講臣所陳說者經書耳史未之及也唐虞三代毋論自漢以下孰憂勤而不興孰怠玩而不振孰用正人而不治孰信宵小而不亂孰寶仁賢而不榮孰營貨財而不辱千古之前今日是也後車之戒前車是也聞之則必襲跡于其所以隆不聞則或冥蹈于其所以污廿一史雖浩繁如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鑑朱熹之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古今善敗之原皆鑿鑿乎有據安可不補講臣今一一備陳而詳說之也臣等聞

皇上初年春講自二月十二日起五月止秋講自八月十二日起十月止著爲絜令不必題請夫

皇上聰明天縱幾務躬親猶勤勤嚮學若此矧

皇太子撫軍監國之寄既異于前朝問安視膳之餘常見其多暇此心無所向則嗜欲之資生與處皆阿保則逢迎之術巧日漸月靡變鮑遷蘭其繫天下

國家非細故也臣等又惟

聖祖設立詹翰諸臣使之備顧問講經史或宣勞經幄或備秩青宮或商確古今或評論文字或進說民間利害稼穡艱難孝悌忠信之事非徒以爵祿縻天下也今

皇上日講旣以乏人

皇儲東序又復晝扃諸臣尸素無以效尺寸真惶愧欲死矣懇乞

皇上念秋寒輟講當以春和開講早

諭禮臣之請旦夕舉行非但

儲宮容質益瑩於緝熙而詞臣備員亦免於瘵曠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皇考自冲齡出閣詞臣講讀六員皆以午夜更番入直燃燭供事雖隆冬甚寒無日得免四書五經
講讀幾遍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矣迨

冊立以後經幄長扃講員不備豈愛之而勿勞哉良以

福王亦講學於文華之西偏而

親王與

東宮講讀禮數懸絕故概從中輟耳是固禮臣之所深念者也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一本爲行期漸迫定吉宜頒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帝王之愛子欲其長有邦家永蕃奕葉諏日選時唯詳唯慎一以豫啟行之具萬用必周一以肅清道之光百祥必叶也頃奉

聖旨福王之國在明春三月之內大小臣工靜聽久矣而吉期未下續又奉

旨養贍田土量減一萬頃以稱朕體卹元元至意其三萬頃尙欲該部查報除戶部已經具題外臣竊以爲田土自田土啟行兩不相干涉者也若欲俟田土之報以定啟行之期則當

潞王行時田僅一千七百頃豈今一萬二千餘頃不啻六七倍而獨不可行乎臣有以知

聖意之必不然也若必欲三省之查以足三萬之數則臣又請得極論之今天下大水災傷無地不告九邊糧餉無處不缺竭澤可憂補天無計

皇上方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當于常制之內而謹爲守不當于已踰之外而苛爲求也且

皇上之爲天下事非止一分封即

皇上之計分封事亦不止一

福藩經國者務審其局愛子者勿縱其坊

皇上真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可有之地尙當節省之以預他用不當于必無之地強括之以快目前也外間洶洶流傳以爲有稱某府某處或千或萬廢府遺地尙可資查給者此不過無賴之徒熒惑聽聞欺誑左右如其有之當年

景潞二府已應括取何待至今其爲無影甚若投獻告訐其端一啟海內民人不聊生貧者枵腹而思逞中人跼足而慮患大奸攘臂而橫整能誣之不能清之能危之不能帖之

皇上此時雖欲下

詔急止悔之何及毫無益於

藩封而大有損於

國家

皇上果欲稱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急用錢糧尙當一味從儉以明德意不當于田土長

物反百計騷擾以速亂形也夫坐待莊田於名不美久稽時日於禮不便

皇上英明籌之必審慮之必熟萬萬不出于此然而吉期屢屢不報屈指今冬不過月餘日夜憂惶不能暫待再三思維或者

皇上以爲行以三月距今尙遠稍遲旬日亦自無妨臣又竊計之啟行在三月則發扛當在正月則人夫徵召文書催集當在十二月目今道路供億俱已飭辦衙門文移累以通行然但有月期無日期卽發扛夫馬等候終屬未便萬一稽悞迫促行事潦草臣等寧能辭不職之罪臣見聖度如天

從善若流前有次春之詔尙不難立轉圜以慰羣心况今明諭擇吉又何難一運掌以定大務臣思潞王之行以十月二十九日點定

皇上此時豈其不加眷戀過爲早計見誠謂事幾料理不容緩耳若其略可少緩臣等何故不仰體君父之懷而過爲激聒過爲瀆請該監所上三月內吉期望即

點定早賜發行臣等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福藩之國當時

儲位已定見爲國之常典耳至

光考嗣位一月上賓使此時福藩猶在寧不危疑乃知禮部之三疏催請以去就爭乃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直隸滁州全椒縣知縣樊玉衡一本感時捐軀直陳天下根本大計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伏聞天下無事則公卿台諫無所庸其言天下有事則芻蕘工瞽皆得信其說何者分雖異而荷

國之恩則同地雖殊而報

主之心宜一也我

皇上御極二十六年於茲幅員萬里威令八荒俺曾

請封孛賊授首奧突無煬竈之奸幽遠無伏莽之宄亦不可謂不治矣雖近日倭奴跳梁礦稅煩擾

帑藏告匱杼軸俱空我

皇上一日振其乾綱沛其艷澤天下之事猶易爲也奈何於根本命脉之地缺焉不講漠然罔聞上干天災下叢人謗裔醜生其心島夷藉爲口實若今日之有

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遺天下大慮乎茲事體大本非縣邑疎逖所宜與聞然臣竊觀其公卿輔佐大臣下及科道百執事入春以來合詞而請人人恨不能剜出其心以告我

皇上而

皇上猶然不加許者豈以其心猶未至而意猶未切耶抑以其所當言者正此數十人而天下人猶未敢有言耶昔人謂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大臣之言亦已屢矣近臣不言故遠臣言之今近臣之言亦已勤矣臣最遠最小亦曾履文石之陛簪執戟之班荷我

祖宗及我

皇上數百年養育培植之恩於此畏乎鼎鑊斧鉞而不捨生一極言之天下後世其謂盛明何蓋自

古早建

太子所以重

宗廟又曰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又曰 太子諸王最宜早有定分臣歷數典載以來晉獻公愛驪姬之子奚齊欲廢其太子申生自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其後二五俱耦申生殺奚齊弑而晉亂者數世齊襄公不早辨羣公子衣服禮秩之等卒有無知之禍其子桓公小白身親射鉤幾不免矣葵丘之會且曰無易樹子而終五公子爭立大亂齊國蓋嫡庶幼長之間安危禍福之本其不可易也如此猶古諸侯耳秦始皇斥遠其長子扶蘇使監蒙恬軍而少子胡亥遂以愛幸得沙丘之謀秦二世以亡漢高帝嬖戚夫人欲以其子如意易太子幸賴大臣留侯叔孫通等謀以安而夫人母子亦竟不免漢武之時衛皇后太子據無寵巫蠱事起卒立其所愛厚夫人子弗陵是爲昭帝然亦不克永世而終有天下者實太子據之後唐明皇一日殺其三子將以立武惠妃之子壽王瑁然瑁竟不免于殺而楊貴妃安祿山之釁蔓延而不可救解其他如隋文帝之於勇廣唐太宗之於承乾小犯之則小受其敗大犯之則大受其敗敗則無所不危愼其敗則無所不安然要皆由於理之明不明愛之割與難割耳我

皇上十齡即位天縱聰明古今成敗無所不鑒于中房帷姑息何所得關其念且

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兄弟有序炳如日星昭揭海宇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田野小民人心惶惶若不勝其杞人之憂者則以所信者不在

皇上之空言而在

皇上之行事所疑者不在往昔之

欽命而在今日之依違也何者數年以前

皇長子睿質尙弱岐齡有需即

聖意有所牽制而稍藉口于從容猶之可也

皇長子且十七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我

皇上戴天履地爲天下神人主其獨無是心乎且庶臣之家稍知禮義者其冠婚亦必及時而况

帝王典禮

祖宗彝憲冊立冠婚若天受成不可以毫髮爽者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

成禮滅常棄典自我

皇上始乎今之天下萬口一詞皆曰我

皇上雖無廢長立幼之意而牽於

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游隱忍甘以

宗社爲戲不知天下者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天下乃

聖祖神宗沐風櫛雨而得之天下也冊立冠婚諸大典禮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典禮乃

聖祖神宗貽謀燕翼而垂之典禮也

祖宗朝豈無一二親愛疑似之人而終不以易是典禮至於

先聖帝春宮之日天下已不勝其憂而冠婚二禮亦未有過而不舉之期蓋以昭繫屬之理杜窺伺之萌鑒前古之亂亡建萬年之長策不可易也今我

皇上獨有一皇貴妃寧不解所以善處兩全之術而至令天地

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以及時日被章服有室家下同編戶之氓是獨何心也且男女之欲雖上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自我